

2009年荣获瑞典最佳犯罪小说大奖 2011年荣获国际匕首奖

安德许·陆斯隆 Anders Roslund 博尔热·赫史东 Borge Hellstrom

林立仁



多么奇特的感觉，
子弹即将射入我的心脏，
生命仅剩三秒

安德许·陆斯隆 Anders Roslund 博尔热·赫史东 Borg

林立仁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13-2013-008

Copyright © 2009 by Anders Roslund and Börge Hellström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
AB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三秒风暴 / (瑞典) 陆斯隆, (瑞典) 赫史东著; 林立译. --福州: 海峡书局, 2013. 8
ISBN 978-7-80691-854-8

I. ①三… II. ①陆… ②赫… ③林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. ①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77289号

三秒风暴

著 者: 安德许·陆斯隆 博尔热·赫史东

译 者: 林立仁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书局

地 址: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10号海鑫大厦7楼

邮 编: 350001

印 刷: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30

字 数: 424千字

版 次: 2013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91-854-8

定 价: 35.00元



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部 / 5

星期日 / 6

星期一 / 12

星期二 / 62

星期三 / 100

第二部 / 135

星期四 / 152

星期五 / 180

第三部 / 189

星期一 / 190

星期二 / 198

星期三 / 225

星期四 / 241

星期五 / 280

第四部 / 357

星期六 / 358

星期日 / 399

第五部 / 455

一天后 / 456

再一天后 / 462

又一天后 / 472

安德许·陆斯隆 Anders Roslund 博尔热·赫史东 Borg

林立仁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书局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13-2013-008

Copyright © 2009 by Anders Roslund and Börge Hellström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
AB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三秒风暴 / (瑞典) 陆斯隆, (瑞典) 赫史东著; 林立译. --福州: 海峡书局, 2013. 8
ISBN 978-7-80691-854-8

I. ①三… II. ①陆… ②赫… ③林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. ①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77289号

三秒风暴

著 者: 安德许·陆斯隆 博尔热·赫史东

译 者: 林立仁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书局

地 址: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10号海鑫大厦7楼

邮 编: 350001

印 刷: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30

字 数: 424千字

版 次: 2013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91-854-8

定 价: 35.00元

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献给凡雅
他让我们的书更美好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部 / 5

星期日 / 6
星期一 / 12
星期二 / 62
星期三 / 100

第二部 / 135

星期四 / 152
星期五 / 180

第三部 / 189

星期一 / 190
星期二 / 198
星期三 / 225
星期四 / 241
星期五 / 2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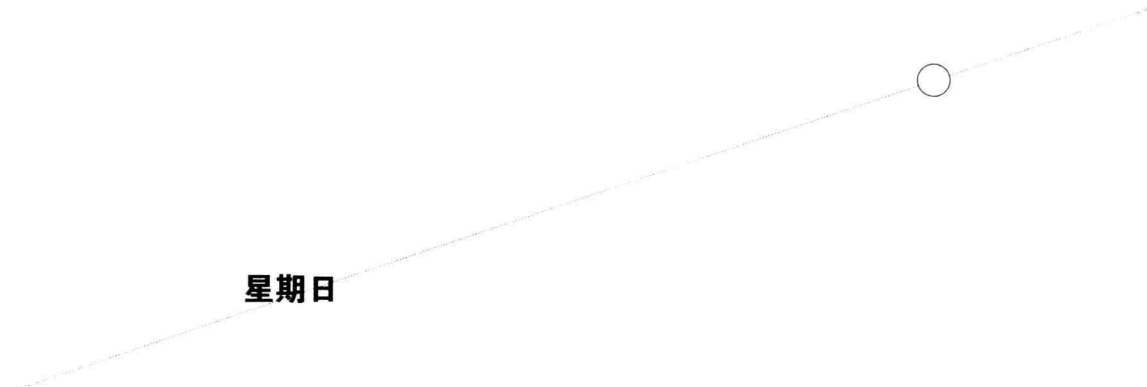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部 / 357

星期六 / 358
星期日 / 399

第五部 / 455

一天后 / 456
再一天后 / 462
又一天后 / 472

第一部



星期日

再过一小时就是午夜。

这是晚春时节，天色却比他想象中更为阴暗，也许是因为下方的海水几乎呈墨黑色的缘故，犹似罩着一层薄膜，看起来似乎深不见底。

他不喜欢搭船，可能是因为不喜欢那片渺不可测的大海，每当冷风吹来，斯未诺契市逐渐消失在视线之外，他总会浑身发抖。他总是双手紧抓栏杆站立，直到房屋看起来不再像房屋，成了小方块，隐没在他身旁越来越浓重的黑暗之中。

他今年二十九岁，心中恐惧万分。

他听见身后有人来来去去，和他一样正要前往某个地方；只是度过一夜，睡几小时，醒来后就已置身于另一个国度。

他俯身向前，闭上双眼。每次旅程似乎都比上一次糟，他的头脑与心脏和他的身体一样察觉到危险。尽管刺骨寒风朝他吹来，他依然双手发颤，双眉发汗，双颊发热。两天后，他将再度站在这里，踏上回程，那时他将忘记自己曾发誓再也不干这种勾当了。

他放开栏杆，打开舱门。寒冷与温暖，只一门之隔。他步上主梯，楼梯上的陌生脸孔正朝各自的舱房移动。

他不想睡，也不能睡，现在还不能睡。

船上的酒吧乏善可陈。瓦维尔号渡轮是北波兰和南瑞典之间最大的渡轮，但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，只见桌上碎屑散落，椅子靠背小得可怜，显然不希望客人久坐。

他仍不断冒汗，眼睛瞪着前方，双手把玩盘子里的三明治，又突然伸手去抓玻璃啤酒杯，努力克制自己不露出恐惧的神态。他想痛饮几口啤酒，吃几口芝士，只因他仍觉得反胃，心想口中尝点味道也许可以盖过不舒服的感觉。先前他逼迫自己吞下许多肥滋滋的大块猪肉，直到胃囊变得柔软，准备妥当，然后才吞下里头包藏黄色物体的褐色橡胶球。他一边吞下橡胶球，一边数，一直数到两百，数到他的喉咙已被橡胶球割得伤痕累累。

“需要加点其他东西吗？”

一名年轻的女服务生看着他。他摇摇头，今晚不行，他不能再吃了。

他发烫的双颊已变得麻木。他看着收款机旁的镜子，镜中的他面色苍白。他将那盘一口未吃的三明治和满满的啤酒杯远远推到吧台边缘，伸手指了指，女服务生会过意，将三明治和啤酒拿到回收架上。

“请你喝杯啤酒？”旁边一名男子说，男子和他年龄相仿，喝得微醺，是那种喜欢和别人攀谈的人。这种人只是不甘寂寞，并不在意说话对象是谁。他依然瞪着镜中那张苍白脸庞，并未转头。他难以判断男子的来历以及男子问话的目的。男子可能只是坐到他身旁，假装喝醉，来请他喝酒，说不定还知道他此行的目的。他在银碟里放了二十欧元钞票，离开空荡的酒吧，离开一张张无人的餐桌和无意义的音乐。

他口渴得想尖叫，舌头在口中四处搜寻唾液来舒缓干渴。他不敢再吞下一滴液体，生怕反胃，无法将他之前吞下的东西保留在胃里。

他绝对不能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，他知道吐出来会有什么后果。要是吐出来，他就死定了。

*

他侧耳倾听鸟儿鸣叫。傍晚时分，大西洋的暖空气不情愿地退让给凉爽的春季夜晚，他经常在这种时候聆听鸟儿鸣唱。一天之中，他最喜欢傍晚，傍晚他做完工作，一身疲惫，可以享受几小时的空闲时间，之后就得躺上狭小的旅馆床铺，在依然孤寂的房间里试着入睡。

艾瑞克·威尔森感觉凉意轻抚面颊，脸庞迎着探照灯发出的强烈白光，双眼闭上的片刻，白炽光芒淹没了一切。他仰起头，谨慎地看着铁丝网上的一个个大尖刺，那片铁丝网让高耸的围栏显得更高。同时他必须对抗心头浮现的一股怪异感觉，觉得围栏似乎摇摇欲坠，就要坍塌在他身上。

几百米外传来一群人的声音，那群人正穿越被探照灯照得烁亮的广阔柏油地面。

六名黑衣男子排成一排行走，第七名男子殿后。

一辆同样漆黑的车子跟在他们后方。

艾瑞克看得兴味盎然，视线紧紧跟随他们的脚步。

护送目标穿越开阔的空间。

突然间，另一个声音响起。那是枪声。有人使用单发枪支朝行进中的七名男子快速击发子弹。艾瑞克站立不动，看着距离被保护的第七名男子最近的两名黑衣男子扑身过去，三人一起扑倒在地，另外四名黑衣男子转头朝枪声来源望去。

他们的反应跟艾瑞克一样，利用枪声来辨别敌方使用的枪支。

那是卡拉希尼科夫步枪。

发射地点位于大约四五十米外的两栋矮房子中间的小巷里。

原本高声鸣唱的鸟儿陷入沉默，甚至连再过一会儿就会变得凉爽的暖风也倏然凝止。

艾瑞克透过围栏可以清楚看见每个动作，听见每一股凝滞的寂静。黑衣男子开枪还击，黑色车子猛然加速，穿过矮房子那头规律射来的子弹，冲到第七

名男子身旁停下。几秒钟后，枪声停止，第七名男子已经被塞进打开的后座车门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“很好。”

上方传来说话声。

“今晚到此结束。”

扩音器设置在大型探照灯下方。今晚总统先生再度逃过一劫。艾瑞克伸了个懒腰，侧耳倾听，鸟儿回来了。这是个奇怪的地方。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到联邦执法训练中心了，中心简称FLETC，位于佐治亚州最南端，是美国政府的军事基地，也是美国警察机构的训练场，这些警察机构包括缉毒署、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、法警局、边境巡逻队，以及刚才再度拯救国家的特勤局。艾瑞克仔细观看被探照灯打亮的柏油地面，很确定那是特勤局的车辆和人员，他们经常在此时此地进行演练。

他沿着围栏往前走，围栏隔开了两个不同的世界。在这里，呼吸可以很顺畅。他向来是喜欢这里的天气，比起斯德哥尔摩的夏季前奏，这里明亮多了，也温暖多了，斯德哥尔摩的夏季总是不来。

这家饭店和其他饭店看起来没什么两样。他穿过大厅，朝收费高昂的老餐厅走去，途中又改变心意，折而走向电梯，前往十一楼。十一楼住的全是学员，这里成为学员住所可能已经好几天、好几周，甚至好几个月了。

他的房间暖烘烘的，过于闷热。他打开面对广阔的练习场的窗户，朝刺眼的灯光凝视了一会儿，然后打开电视，转换频道。每个频道播放的节目都一样。一直到上床就寝前，他都会让电视开着，只有电视能替这个房间带来生气。

他感到焦躁不安。

身体的紧绷从胃部扩散到双腿再到双脚，逼使他下床。他伸个懒腰，走到桌前。光亮的桌面上放着五个手机，整齐地排成一行，彼此间隔仅数厘米。五个手机一模一样，手机的一边是台灯，灯上罩着稍大的灯罩，另一边是深色皮制吸墨台。

他逐一拿起手机，查看屏幕。前四个手机没有来电，也没有简讯。

到了第五个手机，他还没拿起来就已经看见了。

八通未接来电。

都是同一个号码打来的。

这是他设定的，只有这个号码可以拨通这个手机，这个手机也只能拨打这个号码。

这个号码的手机和他这个手机用的是两张无须登录的易付卡，只和彼此通话，以免有人追查。没有姓名，只有两个手机，由两个不明使用者在某个地方接打电话，无法追踪。

他看着另外四个仍放在桌上的手机，每一个都做了相同的设定：只能拨打一个不明号码和接收同一个不明号码打来的电话。

八通未接来电。

艾瑞克握着打给葆拉的手机。

他在脑中计算着，现在瑞典时间应该过了午夜，他拨打了这个号码。

葆拉的声音响起。

“我们得碰面，一小时后，五号地点。”

五号地点。

火神街十五号和圣艾瑞克广场十七号。

“我们不能碰面。”

“我们必须碰面。”

“不行，我在国外。”

话筒传来深呼吸的声音，声音十分接近，事实上却远在数百里外。

“那我们可就麻烦大了，艾瑞克，十二小时后要进行一场大交易。”

“中止。”

“太迟了，十五个波兰毒骡已经上路了。”

艾瑞克在床沿他习惯坐的地方坐下，这里的床单已被压皱。

大交易。

葆拉已深深穿透组织，深入到他前所未闻的境地。

“马上离开。”

“你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你也知道我必须进行下去，否则我的脑袋会挨枪子儿的。”

“我再说一次，马上离开，你得不到我的支持。听我的话，马上离开，我的老天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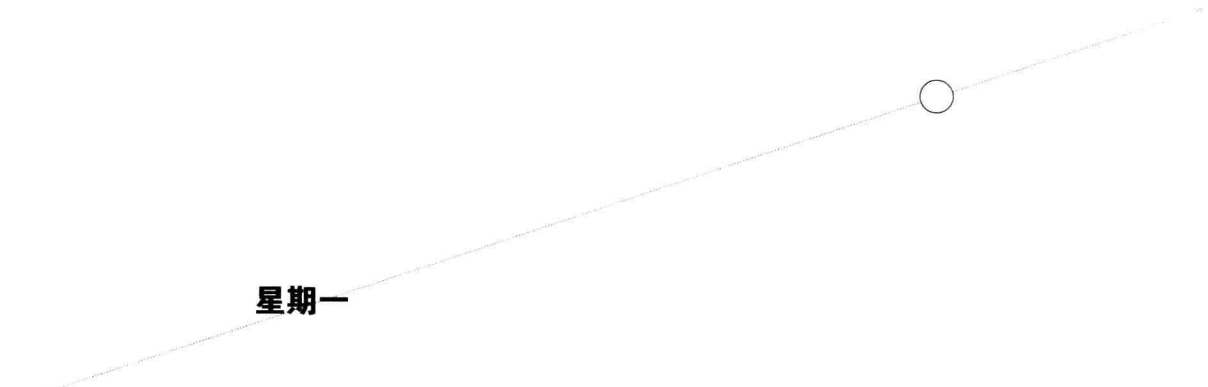
电话讲到一半对方突然挂断，总是令人深感不安。艾瑞克向来不喜欢通话对象决定挂断后，电子通讯系统产生的那种空洞感。

他再次走到窗前，视线在刺目的灯光中搜寻。灯光似乎把练习场变小了，几乎整个淹没在白炽光芒中。

葆拉的声音中带着紧张，几乎是害怕。

艾瑞克仍将手机握在手中，沉默地看着它。

葆拉将独自进行这场交易。



星期一

他将车子停在通往利丁哥岛的跨河大桥中央。

凌晨三点过后不久，太阳终于突破漆黑，驱走黑暗，黑暗要一直到深夜才敢再度回来。伊维特·葛兰斯按下车窗，望着窗外的河水，吸入冰凉的空气。太阳缓缓升起，天色渐亮，令人厌恶的黑夜撤退，不再打扰他。

他驾车前往桥的另一端，越过沉睡中的岛屿，来到一栋房子前，房子恬静地坐落在悬崖上。他将车子停在空旷的停车场，取下充电器上的无线电通话机，将麦克风别在领子上。每次他来探望她，总习惯将无线电通话机留在车上，因为他们共度的时光比任何呼叫都重要。如今他们不再对话，因此不怕受到打扰。

二十九年来，伊维特每周都造访疗养院一次，从不间断，即使现在房间里住的是别人，也是如此。他走到那个房间的窗户前。过去她常坐在那里望着外面的世界，而他坐在她身旁，试着了解她在找寻什么。

她是他唯一信任的人。

他对她无比思念。那该死的空虚纠缠着他。他奔过黑夜，空虚在后头追逐，甩也甩不掉，他对空虚咆哮，但空虚只是继续纠缠着他……他将空虚吸入体内，不知该如何填满。

“葛兰斯警司。”

她的声音从玻璃门内传来。那扇玻璃门在天气晴朗时总是开着，所有轮椅都在阳台上的桌子周围排好。苏珊原本是医学院的学生，如今她那件白色外套上的头衔已是住院医师了。苏珊曾陪伴他和安妮搭船周游列岛，当时她就警告他说不要抱太大希望。

“哈罗。”

“你又来了。”

“对。”

安妮过世后，他已经许久没见到苏珊了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他朝空洞的窗户瞥了一眼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？”

房内黑沉沉地，住在里头的人仍在睡梦之中。

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我已经连续十二个礼拜的星期二在外面看见你了。”

“这样犯法吗？”

“每次都是同一天、同一个时间。”

伊维特并没接话。

“她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了。”

苏珊步下一格阶梯。

“你这样做并不是在帮助自己。”

她的声音拉高了些。

“和悲伤同在是一回事，但你不能把悲伤变成常态，你这样不是跟悲伤同在，而是活在悲伤里，你是在抓住它，躲在它背后。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，葛兰斯警司？你害怕的事已经发生了。”

他看着那扇黑沉沉的窗户，只见窗玻璃在阳光照射下，映照着一个张口结